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五回 救小主窮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親

詩曰： 忽爾遭奇禍，猿聞也慘然。

椿萱皆見背，貧病復相連。

彈鋏歸無路，招魂賦可憐。

藉非忠義僕，安望得生全。

話說彥庵夫婦，留住山，與純鋼母子，日夜想殺賊報仇，難於下手。今且暫停不題。且說老家人俞德，同公子跳下江中。

幸喜俞德善於水性，將公於托在板上，在浪裡亂顛，登時漂去數十里，漂到沙灘上方住。俞德幸而無恙，看公子時，像已死了，便號陶大哭，道：「老爺夫人小姑，想已死在強盜之手，我只望救得公子，還可延了金氏一脈。不想公子又死，眼見金氏無後了，我還要這性命何用！只是公子屍首，不要說棺木沒有，就要領破席包一包，把塊土埋一埋，也不能。這便怎麼處？」

「一頭哭，一頭將公子身上一摸，見心口還熱，喉間尚有微微一息，道：「謝天地，還有些氣。只是如此荒涼所在，那得火來一烘、熱湯來一灌便好。」見天已微明，四邊一望，見東角上一箭之地，有一間茅屋在那裡，且將公子背到那邊再處。怎奈自己雖然無恙，在江中漂了一會，是虛弱的，如何背得動？」

只得一步一步，捱到茅屋邊。原來是一個茅庵，走進一看，並無鍋灶。只見一個道者，打坐在內，便上前拜見。那道者道：

「你是何人？如何將一個死孩子，背到我庵中來？」俞德道：「老漢是江南金老爺家人。我老爺新選了陝西浦城縣尹，來此上任。不料江中遇盜，一家被害，老漢急急將公子相救，跳下江中，隨浪漂到此地。不想這般光景，幸而還有一息之氣，欲到寶庵，借些柴火一烘，弄些熱湯一灌，倘得活轉，也不枉救他一場。」道人道：「老人家來差了。貧道隨地化緣，隨處打坐，又無煙灶，何來柴火熱湯？快快背到別處去罷。」俞德四邊一看，見空空的一間草房，實無一些柴火。到外邊一望，又絕無人煙。便大驚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金氏當絕了。老爺、夫人、公子俱遭大難，我還依靠何人？不如也死了乾淨！」便一把捧住公子大哭，道：「老奴不能救你了，只有隨你到陰司，服侍你罷。」說罷，要撞死。

道人急止住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看你這般忠義，貧道豈忍坐視。我有小衣一件，你可將去替公子著在貼身，外邊仍舊穿上濕衣。我還有丹藥兩粒，你可吃一粒，將一粒放在公子口中，自然就活。」俞德道：「多謝老師。」接來一看，是一件黃布單背心，中間有一珠砂大印。兩粒丹藥，只有芥菜籽大。

想道：「這件單背心，有甚熱氣？若仍舊穿上濕衣，連這件少不得也濕了。至於丹藥，芥菜籽一般，只好放在牙齒縫內，如何救得？」誰知俞德肚內思想，道人早已知道，說：「老人家，不要看差了這兩件東西。這件小衣，有萬法教主玉印在上，受熱的穿上，便冷；受寒的穿上，便熱。這還不足為奇。倘遇急難時，穿在身上，刀箭不能傷，邪魅不敢犯，不但目下可以救得公子，將來正有用處，不要輕棄了。至於丹藥雖小，一粒可使七日不饑，精神滿足。快快救公子，再遲一刻，就無救了。」

俞德聽說，就先將一粒，放在自己口中。將那一粒，放入公子口內。便將公子濕衣脫去，穿上黃布背心，又將濕衣仍舊穿好。

不一盞茶時，公子口中，吐出多少水來。

未幾，忽然氣轉。叫一聲：「嚇死我也！」俞德看見，大喜。捧住公子道：「老奴在此。」公子開眼一看，道：「你是俞德麼？強盜那裡去了？老爺、夫人在哪裡？」俞德道：「強盜去了，老爺、夫人在船上。我與公子跳下江中，漂流到此。

蒙這位師父，丹藥救你的。」公子道：「身上甚熱，扶我起來。」俞德果將公子扶起。誰知身上暖烘烘的，濕衣都乾了，好不奇怪！連連對著道者磕頭，道：「小主蒙老師相救，無家可歸，情願相隨老師出家。」道人道：「此時尚早，金家宗嗣無人，況有多少俗緣未了，豈是出家時候！」俞德道：「但不知公子將來前程若何？如今流落此地，盤費全無，眼見家鄉難到，如何是好？」道人道：「你們吃了丹藥，此去七日，可以不饑。七日之後，一路富饒，求吃回家，盤費何須慮得？」俞德道：

「不知老師是何道號？將來何處再得拜見否？」道人道：「我雲遊四海，並不知有號。若要相逢，十五年後，杭州天竺再得一會。我當著徒弟鐵嘴道人，指引行藏便了。」那時公子也起來了，見說道者救他的，便同了老家人，一齊拜謝。拜了幾拜，抬起頭來，道人忽然不見，連茅庵也沒有了。二人俱在露天，深以為奇。喜得身子比前更加強健。方知那道者是個神仙。我說這沙灘上，哪來這所茅庵？原來神仙變化在此救公子的，看來公子將來，必有好處。且依仙人吩咐，捱到前途再處。

於是走了六、七日，公子忽然病倒。原來公子漂蕩江心，寒濕入骨，虧穿了仙衣，吃了仙丹，捱過七日，方才發作。也是他命中還有數年厄運，婚姻上該有變更，遇了神仙，也不能挽回。那時俞德將他扶入一個破廟中，神前拜板上睡下，意欲到裡邊討些熱湯與公子吃。

誰知那廟中，有兩個道士，老道喚做無虛，徒弟名喚拂塵，甚是窮苦。虧拂塵外邊化緣養師，那日不在家。無虛做人是最刻薄的。見俞德要湯，不但沒有，反走出一看道：「此是神聖殿上，怎麼將個病人睡在此？快些扶了出去。」俞德再三哀求，無虛必要趕出。恰好拂塵化齋回來，看見問起，知是落難的公子。便勸進師父，對俞德道：「既是一位公子，這破殿上風又大，有病之人，如何睡得？可扶到裡邊廂房裡睡，只是貧道窮苦，只好早晚燒些湯水，照看照看。飯卻供你不起。」俞德道：

「只求如此，已感激不盡了。飯食我自去求討來吃。」遂將公子，扶入廂房安睡。

拂塵又收些湯米與他吃了。又對俞德道：「我師父老年人，未免言三語四，要看我面上，不要理他。」俞德道：「這個我曉得。」俞德便出去，買了一方黃布，央道士寫了情節，背在背上，各處求化。幸遇好善的多，討來吃了。剩下就請醫調治公子，奈公子惡運未脫，神仙尚不能救，況凡醫豈能醫治？在廟中足足病了三年，方得痊癒，飲食稍進。正想要行，忽然身上發一身瘋癲，滿頭滿臉皆生遍。公子哭對俞德道：「我命運如此顛倒！方得病癒。又癩到這般光景。莫說沒有出頭之日，就要見人，也無面目。倒不如死了，還得乾淨。三年受你與師父恩德，大約要來生補報了。」俞德道：「公子說哪裡話！你在江中漂到沙灘的時節，穩穩必死，尚賴仙翁賜丹救活。到此廟中病倒，若非師父收留三年，怎能得活？處處遇著救星，得以病痊。正是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至於身上瘋癲，不過皮毛之病，不久自痊。請自放心。」拂塵也道：「公子正在青年，前程遠大。疥癩之病，何必介意？小道將來，全仗護法。」公子道：「在此帶累師父，吵鬧聖像，倘有好日，定當重興廟宇，再塑金身。只怕不好，就要負你了。」無虛聽說便道：「這也不指望，只願你遠退他方，別處利市去罷。」拂塵急急止住道：

「師父說哪裡話！讀書人魚龍變化。將來我們正要靠他做大護法哩！」無虛道：「等他來護法，我們好死了百十年了。」俞德見他師徒爭論，住了兩日，就同公子拜辭起身，一路乞食回家。

走了兩月，來到蘇州。一想田產原無，房屋又上任時典與汪家，開了典當。傢伙什物盡帶上任，已一無所有，無家可歸。

欲再求乞，又都認得的，恐失公子體面。想來無處安身，只有金學師老爺，是老爺同年兄弟，最相契厚。公子的親事，是他為媒，不知可還在此？且到學中一訪再處。

於是同了公子來到學前一問，原來還在此作教。虧得新任理刑廳是他會同年，彼此往來甚密，府尊相待也甚好。他又是個好靜的人，所以就了教職，安分守己，絕不鑽謀升轉。到任五載有餘，倒也頗頗過得。常常想念金彥庵，上任幾及四年，怎麼音信全無？想是他因家內無人，所以不通音信？然我與他這般相好，也該帶一信來候候我。就是到任四載，也該升轉了。

心中甚是疑惑，又想到：「他兒子親事，是我做媒，算起來，今年已十六歲了。做親也在早晚，想為路遠音信難通，將來自然打發兒子回來做親。他的親家林員外，也常常進來問信，要帶一封字去候候他。外邊訪問，總不得個便人。難怪他沒有信來。」

正在想念，只見門斗來說：「陝西去的金老爺家管家俞德，在外求見。」學師聽說大喜，道：「我正在此想念，來得正好，快喚進來。」門斗出去喚了俞德進來，一見老爺就跪下去磕頭。學師急急止住，道：「起來！起來！你老爺一家都好麼？」俞德跪下大哭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來甚是傷心！」學師大驚道：「卻是為何？快快說與我知道。」俞德就將家中起身說起，並江中遇盜，劫擄公子，江中逃命幾死，遇仙人化茅庵，賜衣賜丹相救，又病在廟中三年，復生一身瘋癩，求乞到家，今日方到，無家可歸，特來叩見，一一說完。嚇得學師大驚失色，道：

「我道你老爺一去四載，如何音信全無？原來遭此大難！如今公子在哪裡？」俞德道：「現在外邊。」學師道：「快請進來。」

俞德便去同了公子進來。學師將公子一看，只見滿頭滿臉，皆癩得不堪。不但不像當年美貌，並不像個人形。又見身上衣衫襤褸，頭上方巾無角，腳下鞋襪無根。走到面前，不要說丰韻全無，更有魍魎之狀。走上前叫一聲：「伯伯請上，待姪兒拜見。」學師見此光景，甚覺傷心，便道：「賢姪少禮。不想你一家遭此大難，老夫聞之，好不傷感。幸而賢姪得了性命，回歸故里。雖疥癩之疾未除，然吉人天相，不久自痊。我雖是個窮教官，與你父親如同胞兄弟一般，決不使你失所。況你令岳，家中頗好，又無兒子，聞得你妻子，是他最愛的。你且在此權住，我遲日替你去說，招贅了去，便有照看了。」

公子道：「承伯伯美情，使姪無家而有家，無父而有父了。但姪兒如此狼狽，人人見了遠避，岳父母知道，豈肯將一個心愛的女兒，贅我家麼？即使岳父母肯了，我那妻子，是個富室嬌兒，如何肯從我這樣癩子？必然討他許多凌賤。況姪兒如此光景，好也甚難，只怕終於不久人世，何苦去害人家女兒？」

這段婚姻只怕也只好付之流水了。」學師道：「姪兒說哪裡話來！自古一絲為定，千金不移。你岳丈雖是個土富，也在外邊要結交人。又聞得妻子是才女，無書不讀，難道不知女子守一而終的道理？豈有因你抱病，就不肯之理？況老夫在內為媒，又是他來強我撮合的，只怕要賴婚也不敢。倘若果有此事，我就同他到府尊刑廳處去講。看他賴得成，賴不成？」公子道：

「蒙伯伯天高地厚之恩，替姪兒出力，諒岳父也不好賴。只姪兒病勢不痊，也不忍害他女兒。」學師道：「姪兒又差了。你若未經聘定的，如今有病後去要他女兒，這便是騙他害他了。」

莫說你不肯，就是我也不肯去說。至於林家親事，是你家正興頭的時節，他來仰攀的。倘然你做了官，就作成他做夫人了。

如今有病，怎好說害他？況且你如今年紀尚小，只要醫好了癩，將來功名富貴，正未可量。他的女兒命好，焉知將來不願做夫人？命若不好，就不嫁你也未必好。姪兒且安心保養，我請醫生來替你醫便了。」就叫小廝送金相公書房中住，可對奶奶說：

「取一付被鋪出來，再將我衣裳鞋襪，送一套與金相公換。俞管家，就叫他在書房陪伴公子。」一面又著人去請醫生。那知醫生初看定說一醫就好，連病人吃藥也高興。到後來不見功效，漸漸的懶散，連醫生也不來了。連請幾個，總是一般。一則公子災星未退，二則都是碌碌庸醫。就說病患得深，實難醫治，弄得學師也無可如何。